

解讀

唐端正——著

儒家現代價值



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。

解讀

儒家現代價值

解讀

唐端正 著

儒家現代價值

商務印書館

解讀儒家現代價值

作者：唐端正

責任編輯：蔡耀明
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三號東滙廣場八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、四樓

印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（六字）樓C及E座

版次：二〇一一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© 2011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ISBN 978 962 07 5586 6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

序

傳統根植於每一生命深處，傳統常不斷地呼喚我們，我們也常呼喚傳統。近幾十年來，我們經歷了二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在歐風美雨的驚濤駭浪中，我們所呼喚的是民主科學，全盤西化，而傳統對我們的呼喚，也在雷雨交加中，變得聲沉響寂。然而，時代像一陣風，如今，風暴雖未完全平息，卻隱隱可以聽到傳統的呼喚。

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主流，故本書介紹的是儒家的傳統，以〈孔子的仁〉、〈孟子立人道尊嚴〉開端，繼而介紹儒家的聖人觀、生命觀、人性觀、天道觀、鬼神觀、宗教觀、安身立命觀等。又對儒家言誠、言禮、言兵、言孝、言性情等加以闡述，更討論儒家並不妨礙民主與現代化，以期重建中國文化的信心。

傳統不但指那些被前人創造出來的歷史文化，更重要的是由傳統陶養

出來，而又創造傳統的人物。文化和人物是不可分離的。離開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，便很難真切地認識傳統。

二十世紀，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，破舊立新，對傳統差不多連根拔起，然而，在中國邊陲的香港，卻有一批要為往聖繼絕學的人在那裏掙扎求存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亞書院同人。他們或以發聾振聵的聲音作獅子吼，或苦心婆心不厭觀縷地說教，他們對傳統的呼喚，激昂慷慨，真摯感人，都是以自己的生命頂上去的。

歲月無情，這些前賢均已作古，因此本書除了講述傳統的呼喚外，附錄便介紹了新亞書院幾位前賢，闡發他們呼喚傳統的感人學行，他們在新亞教育文化事業中，都曾作出偉大的貢獻，他們都是道成肉身的人物，其學與行，皆可為傳統文化作見證，並由他們呼喚傳統的努力中，你可真切地認識到傳統文化並沒有死，並不是一個遊魂，它依然能使炎黃子孫浴火重生，由於傳統對他們的呼喚，他們也呼喚着傳統，讓我們展望中華民族復興的新時代的來臨。

目錄

序..... 3

第一部 重讀儒家思想..... 7

孔子的仁..... 8

孟子立人道尊嚴..... 13

儒家的聖人觀..... 21

儒家的生命觀..... 33

孟荀的人性論..... 40

儒家的天道鬼神觀..... 47

儒家之道德的宗教觀..... 62

儒道安身立命觀之比較..... 73

人禽之辨與義利之辨..... 84

誠的哲學..... 87

荀子的禮論..... 93

荀子的解蔽工夫..... 98

子從父命不是孝..... 105

性情之教..... 110

性情中人..... 116

儒家的基本精神..... 121

第二部 認識儒家現代價值..... 133

儒家是否民主的障礙？..... 134

儒學與現代化..... 143

重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..... 151

附錄..... 159

錢穆的精神意氣與人格風範..... 160

唐君毅的理想主義..... 168

牟宗三的豪傑氣概..... 181

第一部

重讀儒家思想

孔子的仁

中華民族是有廣大的版圖，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文化的偉大民族，而象徵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人物，正是至聖先師孔子。

孔子的偉大，和中國文化的偉大是不可分的，正因為有了唐虞夏商周的偉大文化，才孕育出孔子的偉大生命，也正因為有了孔子偉大的生命，才使中國文化閃耀着人性的光輝，使中華民族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。

不錯，孔子是偉大的，當他在世時，達巷黨人便說：「大哉孔子」，他的學生也說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。」太史公也說：「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」。而在二千五百三十五年後的今天，他的教訓和學說，除了影響及於十億炎黃子孫外，亦依次影響及於日本、朝鮮、越南、星加坡、歐洲、美洲以至於全

世界。究竟孔子的偉大在甚麼地方呢？這倒是值得我們探討的一個問題。

孔子的偉大，不在於他的生命有甚麼異於人的特質，而在於他發現了一切人所同有的特質。孔子不是神，也不是特別獲得神的啟示的先知，他自己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知者也。」又說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可見他的生命，和我們的生命，並沒有甚麼特異之處。然而，就在我們和孔子同有的生命中，孔子卻能把我們同有的一點特質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使他的生命，和一切人的生命感通無隔，進而與天地萬物亦能感通無隔，而達致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境地。這才使孔子的生命，成為一個偉大的生命。究竟孔子所發現的這一點人所同有的特質是甚麼呢？這就是作為一切人的高貴品質的仁。

大家都知道孔子最喜歡講仁。甚麼是仁呢？仁是我們生命的一些高貴的品質，我們的生命有許多品質，知飢知寒，懷生畏死，也是我們生命的一些品質，但如果我們只知道自己的飢寒，只懷畏自己的生死，這就和一般動物無異，這就不能算是一些高貴的品質。但人除了知道自己的飢寒外，也知道別人的飢寒；除了懷畏自己的生死外，也懷畏別人的生死。人除了愛惜自己的生命外，也能超出自己的形軀去關懷別人。所謂一民飢，

我飢之也，一民寒，我寒之也，一民有罪，我陷之也，因而有一種愛人利物，立己立人，博施濟眾，民胞物與的襟懷，這就是仁，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高貴的品質。

究竟這種高貴的品質是否人人都有呢？孔子認為這是人人同具的。所以他說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，我未見力不足者。」又說：「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為甚麼仁是人人具有的品質呢？因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，即在禽獸只有知覺，而沒有反省逆覺，而人卻能作反省逆覺。我們知道跌落井會傷害身體，則我們也必然知道別人跌落井也會傷害身體；我們既然不願意受傷害，則我們也必然知道別人不願意受傷害；我們既然盼望危急時別人援之以手，則必然也知道當別人危急時也盼望我們援之以手。我們不但有這種知，而且也有這種情和意。所以我們見孺子將入於井，便有一種慌惕惻隱之心。慌惕是驚動之貌，惻隱是傷痛之貌，這顯示我們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，不但可以相知相惜，而且可以引起同情共感。這種生命與生命的相知相惜，與同情共感，就是仁，就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高貴品質。如果說我們見孺子將入於井，而不知道他有危險，不知道他盼望人的救援，不知道自己加以援手是好的，那我們就不配稱為「人」，這是儒

家對人性的一個最基本的了解。

孔子就是從這一點同情共感來講仁；也從這一點同情共感來講人道和王道。仁既然是生命與生命的同情共感，所以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就是仁道。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，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，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，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，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，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的絜矩之道，就是仁道。所以仁道其實就是一種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和絜矩之道。

今天的世界是個講霸力的世界，人們都不反求諸己，而一味用武力強求於人，這就是由於我們的行為完全出於形軀之私。但由於這種完全出於形軀之私的行為，是違反人性中的高貴品質的，違反我們的仁心理性的，所以他不但不能使人心悅誠服，而自己的生命也得不到安頓，這是今天世界所以紛亂不安的主要原因。

仁道不但可以安頓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，而且由於仁者的生命是感通無隔，豁達無私的，因而也必然是一個胸懷坦蕩，光明磊落的生命，一個超脫於得失榮辱禍福生死之外的生命，這同時也必然是一個不退不墮，不

厭不倦，健行不息，純亦不已的生命。這樣，成就別人生命的同時，也成就了自己的生命，而達致成己成物，達己達人的境地。

孔子的生命，就是一個以仁為己任的生命，他成就了自己，也成就了中華民族，在面對人類種種文化問題的今天，我們深信只要我們能吸取孔子的智慧，履行他的教訓，必然也能成就一個閃耀着人性光輝的和平世間。

孟子立人道尊嚴

人類原來是一自然的存在，禽獸會啼飢號寒，人也會啼飢號寒，禽獸會懷生畏死，人也會懷生畏死。單就人的自然情慾而言，人和禽獸是沒有甚麼差別的。然而，人類能創造出文明，禽獸則不能，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？這決不是由於人有同於禽獸的動物性，而是由於人有異於禽獸的人性。因此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是甚麼？這是一切文明都必然自覺地追求解答的一個問題。在中國文明裏，是由亞聖的孟子作代表，明確而堅定地回答這個問題的。

中國文化，自唐虞夏商周以來，經歷了長期的積聚與蘊蓄，早已創造出輝煌燦爛的華夏文明。到了孔子，更在這些被創造的客觀禮文的背後，發現了一個創造主體，此即所謂「仁」，但由於孔子的生命，德合天地，純粹中正，不露一點鋒芒，不顯一點精彩，因此在人的生命主體中，作為一

切價值理想的根源的仁，並沒有被世人重視。到孟子時，便出現了一個楊墨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的局面。孟子面對這樣一個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的局面，心為之懼，認為楊墨之言不息，則孔子之道不著，於是乃本着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，以滔滔雄辯，作孔子之道的衛道者。

究竟孟子所要分辨的是甚麼？所要捍衛的又是甚麼呢？孟子所要分辨的，是人禽之辨、義利之辨、公私之辨、王霸之辨與夷夏之辨。因此他所要捍衛的，是人道、義道、公道、王道與諸夏的文明之道。

人要樹立人道的尊嚴，必須嚴人禽之辨。孟子說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」，究竟這幾希之性是甚麼性呢？孟子認為那就是孔子所指出的仁，孟子並明確地說這個仁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性。而且除了仁之端的惻隱之心以外，還有義之端的羞惡之心、禮之端的辭讓之心，智之端的是非之心，四端之心都發自人的良知。因此說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即無異說根於人的良知。

通常我們都說人為萬物之靈，人之所以靈於禽獸者，當然不在於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而在於人的心。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但這不是指知飢知寒之知，而是指知理知義，悅理悅義的良知。人心特有一種超出當前經

驗，把握普遍理義之能力。這些普遍的理義，就是知識和道德。而成就這些知識和道德的能力，我們稱之為「理性」與「良知」。

人類文明，無分東西，大體上可以說都是由知識與道德所創造的，因而也可以說是由理性與良知所創造的。知識與道德，理性與良知，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高貴品質，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尊嚴所在。凡理性所肯定的知識，我們都會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之則受，非之則辭。如果有人指鹿為馬，顛倒是非，我們便不惜以身殉道。凡良知所肯定的道德，我們都會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。如果有人要我們違背良知，顛倒黑白，我們便不惜殺身成仁。因此，在西方，蘇格拉底寧肯服毒而死，布魯諾寧肯烈火焚身，斯賓諾沙寧肯忍受被開除教籍，孤獨痛苦地過一生，都是為了忠於真理。而在中國，如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述的嚴將軍頭，嵇侍中血，張睢陽齒，顏常山舌，都是為了成仁取義。因此，無論知識或道德，理性或良知，都是人類尊嚴之所繫，維護了知識與道德的尊嚴，即是維護了理性與良知的尊嚴，亦即維護了人道的尊嚴。誰要是踐踏了知識與道德，誰就踐踏了人的理性與良知，亦即踐踏了人的尊嚴。